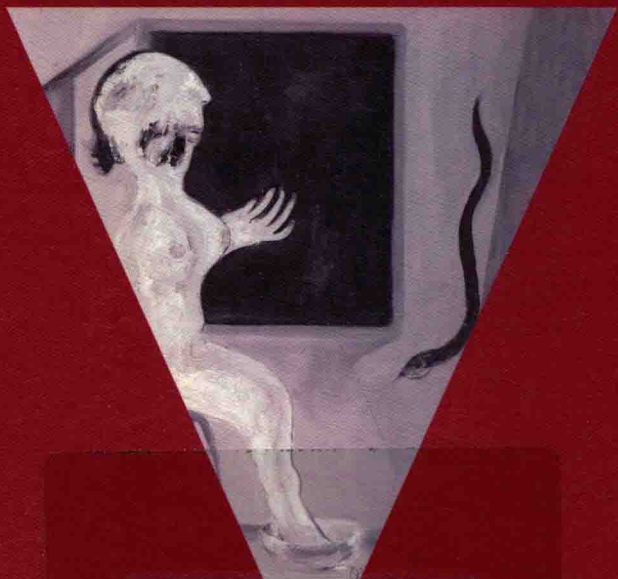


Vein



脉

祁媛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Vein

脉

祁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脉/祁媛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339-4651-7

I. ①脉… II. ①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9467 号

责任编辑 陈 潇

装帧设计 吴 瑕

责任校对 许龙桃

责任印制 朱毅平

脉

祁媛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46 千字

印张: 6.25

插页: 2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651-7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目 录 ❧

001/ 我准备不发疯

051/ 脉

073/ 跟 踪

113/ 奔 丧

127/ 约 会

148/ 美丽的高楼

179/ 放 生

我准备不发疯

母亲疯了，别人不一定都知道，我知道。

“你还好吧？没有被他们抓走吧……那些隐形人一天到晚跟着我，偷听，窥视，他们知道我还有一个女儿，就决定对你下毒手了，你在哪？怎么不说话啊！”

我已困倦，不免烦躁，“妈妈，你没事吧？”话音未落，母亲反而挂掉了电话，十分钟后，电话又响起，这次她的声音更低沉了，略带哭腔：“喂，你是我的女儿吗？”

她接着说：“我有两个女儿，你是哪一个啊？”我困极，说随便吧，哪个都行。“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你的妹妹啊，刚才她还在我这里吃了水煮毛豆，昨天买的，下雨了，卖不掉，降价，我买了六斤，很新鲜、很好吃的，可转眼她就走丢了，你见到她了吗？你怎么会没见到呢？要是在街上碰见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你

要过去帮她，她是你妹妹……我知道你妹妹在哪儿了，她被那些隐身人抓走了，关在一个黑屋里，我耳朵有声音，她在喊救命，你快去救救她呀……”

我有些害怕了，夜深人静，这样的话让我惊心，母亲仍在电话里不住地说着，语调却忽然变了，低沉而平静：

“我其实是个数学家，没人知道我的才能，说出来他们会打死我，可我是数学家，我在裁衣服时心里有一个透亮的太阳，我精打细算，针线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我知道每件衣服有多少针眼，多少线头，多少改动，几厘米，几毫米，没人信的，连你也不相信，可你的数学怎么就没有继承我呢？也怪我，太忙，没时间教你，你就荒废了。我也伤心，后来一想，也好，不要做数学家，一件衣服能赚多少钱呢，会有陈景润那样的工资吗？不过陈景润也穷，你看他瘦的，像整天吃不饱饭。

“……知道现在有一种高科技吗，在你肩膀上拍一下，就会把精气吸走，你会迅速老掉，而对方就变得永远年轻，所以，你出门的时候最好小心一点，当然，最好不要出门。”我说我不能不上班啊，她说：“嗯……班还是要上的，但不要出门。”

我挂了电话，关了手机，躺下来，望着黑暗里的天花板，流下了眼泪。

二

如果不是陈杰，我想自己是很难渡过这个难关的。最近做的梦很乱，而且都是“反的梦”，里面有一个场景：陈杰冷笑着，一句话没说，转身向黑暗里走去。梦醒后，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越想越不安，于是决定下床梳洗，做早点，以此割裂开那个梦的影子。当我打开 iPad，浏览了一下新闻之后，我又渐渐回到现实

来了。

我不知道陈杰是否真的爱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我并不期许那飘忽游弋的爱真的可以持久。初春了,我会在外面偷偷摘下几枝梅花和桃花来,插在玻璃瓶里,端详些许时候,然后缓缓地轻轻地就近闻它们的清香。虽然这是我自小以来的习惯了,或是说成为少女以来的习惯,但我几乎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像新发现似的感到第一次领略了初春花朵的芬芳,那是何等嫩弱又明晰的清香啊,那分明是一种处在孤独状态或孤独空间里面的清香,稍离远点,半尺之遥,香味就闻不到了,花就不再是香的花了。然而,在之后的一个礼拜里,那种嫩香渐次变老,变浊,变重,变得面目皆非。它背叛了几天前的它;或是相反,几天前的它离它而去。我能期待最初的嫩弱的、清柔的“气质”持久和不变吗?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我们并不经常见面,他的电话也不多,隔几天一个。说来有些好笑,我呢,每次电话响了,一看是他的,便高兴了,觉得生活并非不堪,转瞬间又觉得自己像在旁观自己的“高兴”——我毕竟不再是少女了,虽然依旧羸弱,情感上却并非那么“嫩”了。大多数少女的初恋我想都是在幻想中消磨掉的,爱的“清香”多半没有真实对象,也许我想多了,因为我不得不承认陈杰的电话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每次他打电话来,不管在干什么,我都会立刻放下,跑出去见他。

然而他每次跟我做爱的时候都要戴套套,即使是在我安全期的时候。我说,不用戴了,今天我是安全的。他看了我一眼,又把套套戴上了。我想他可能是不信任我,怕我骗他,故意说错安全期,然后让自己怀孕,逼他结婚。我真想说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爱他,所以不想占有他,因为占有总是要有个终结的;而那个终结,没有一个是好果子,我怕吞食苦果。可是爱情麻烦就麻

烦在让人不断地产生占有的欲望，占有无望，苦果就在那里等着了。

每次见面后，他开车把我送回，头也不回地就走了。望着那逐渐消失的车影，我才发现自己是一直没动地站在那里，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孤零甚至是卑微的，就像路边的垃圾桶，它天天立在那里，只有在扔垃圾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它的短暂存在。

三

母亲住进了精神病院。此后，我每月底都从杭州来西镇看望母亲，给她带一些零食、钱、日用品什么的。这段路不算太长，一小时火车，一小时小巴，再换乘九十八路公交车，走一段老巷子路，就到了。

西镇原来是个安静的小镇，生活是慢悠悠的，什么都慢。妇女们白天夜晚都穿着睡衣出来嗑瓜子，轧马路。男人搓麻将，喝老酒，路边撒尿；醉了就站在马路上骂人，说脏话。

每家每户都过着一样的日子，人们把大头菜切片晒干，腌着吃。萝卜呢，也是切片晒干腌着吃。此外还腌各种酸菜，做肉粬、糖糕和艾草团。我深深感到，食物的多样和精致，必须要时间的悠闲作为前提，忙匆匆，急乎乎，不行。你看大城市，哪有什么美食呢，麦当劳，肯德基，还有什么呢，哦，还有无耻的比萨。这小镇的女人们用新鲜的菱角蒸饭，甜糯清香。菱角刚买回来时呈嫩绿色，含少许粉晕，如少女的胴体；老菱角则黑粗，两头尖，水牛角一样。时令的菱角是温和的，形态多样而造型暧昧。她们把菱角一只只剥开，奶白色的嫩肉就豁然而无奈地露出来了，一口下去，乳汁溢出嘴角。秋天了，她们蒸河蟹，盐焗虾，将毛豆和自家腌的雪菜掺在一起炒，香味飘出门窗，漫向四邻。冬

季人们会做笋干炖肉，放很多酱油，炖好之后那些肉块显出沉郁黏稠的暗褐色，配上老酒，很快就醉了。

与小镇的慢形成对照的是，年轻人谈对象的速度惊人，通常不出一个月，双方父母就见面、寒暄、吃饭，再两个月，磕头、婚宴、洞房，娃娃就呱呱落地了。

后来，西镇变了，它被包装成一个旅游胜地，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安静的小镇了。每到周末，大批的男人开车带着不同的大屁股小屁股女人拥到小镇喝酒吃饭，共度春宵。原先用来洗衣淘米的河面上，泛着那些男女游客完事之后洗澡时冲下来的油腻腻的皮屑和肥皂泡。泡泡们簇拥着河里的垃圾，在水面上轻轻浮游，时缓时急，时而与别的泡沫汇合，时而因被水流或垃圾阻断而破裂了，像是生命的细胞在不断裂变着。

我睡在西镇母亲的房间里，再次失眠了。隔壁房间的声音又轰然传来，那里已被邻居改成一间旅社，春桃旅社。墙的隔音不好，几乎每晚我都可以听到隔壁房间的各种声音，简直就是现场直播。男人的奋力咳嗽声，咳咳咳，好像要把地板咳塌，把墙咳倒，浓痰成团成团地像是咕咾肉似的粘在他的肺里；打牌时的大声叫骂声，砸椅子腿声；放浪的和淫荡的窃窃笑声此起彼伏；终于是冲澡的哗啦啦的水声了，这样就接近就寝了，终于可以安静了，没想到歌声又浪浪起来，什么“桃花盛开的地方……”“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长江，你源自哪里……”。这帮傻×，我扯了点纸巾，卷成小团塞入耳中。好了，这么好的办法，怎么开始就没想到，唉，人总不是一下子就聪明的，我倒是真的殷切希望隔壁的人一下子就睡死过去，可是这帮人身体太好，而我的神经系统太弱，不公平！

呼噜声又穿过薄墙和耳中的纸巾，震荡着我的耳膜，是梦话的声音，女人的叫床声，这些不同的声音交杂汇聚过来，使我苦

不堪言，时而还有点兴奋，越想蒙头睡越是变得清醒无比。隔壁的人声又传来了，夜深人静，我听得真切，都是梦话，奇怪的是那个说梦话的开始是一个人，接着多了一个人，又多了一个人，我贴墙细听，那场“对话”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了，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人……”“你想害我……我是谁，你问问你妈……”“你找死哪……”“什么代表，代表婊子……”“钱要藏好……不能乱说……我的舞姿还是很美的……”……

这种梦话每夜都不同，我还怎么睡?! 只好爬起来抽烟。有酒吗？我环视了一下，倒是有几个空酒瓶，我拿起来闻闻瓶口，是醋味，可怜的妈妈。父亲死了多年，母亲再婚又离婚，现住在外公外婆家。时间久了，外公开始烦她，觉得嫁出去的女儿老住家里不像样，彼此分开吃饭，母亲再次落单，几乎是自己在屋里打发掉一天的全部时光。她不幸，我理解的，在这些年漫长的日子里，她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母亲的房间杂乱不堪，到处堆满了无用的东西。她什么都不舍得扔，塑料袋，药膏包装盒，一次性饭盒和筷子，牙膏皮，断了许多齿的梳子，空酱油瓶，发霉的蚊香，缸里腐坏发黑的酱菜，油腻的粉饼盒，断裂的从来不用的口红；洗漱池旁挂着十来条脏毛巾，碎了的镜子依旧端正地挂在墙上。打开衣橱，霉味撞来，十几年前已经霉坏的衣服还挂在衣橱里；那件白衬衫上的霉斑赫然入目，尸斑一样，又像传染的皮肤病。我没想到母亲有这么多双高跟鞋，二三十双吧，但每双都已破败不堪，堆在布满蜘蛛网的黑暗床底。鞋容易让人想到脚，我想到母亲的脚是好看的，小巧白皙，而今都败落了。

四

我至今仍说不出喜欢陈杰的原因。论长相，他乏善可陈，也没什么钱，不过是美术学院的老师。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的一个小画展上。全是美女图，衣着都是那种淑女长裙，美女们要么在梳头，要么在抛媚眼，要么在小河边洗脚，要么懒在草地上长卧不起，矫揉造作，搔首弄姿，是我讨厌的那种类型画，没怎么看就想拔脚走人。领我来的女友说别急啊，总要和画家搭讪一下吧，况且我喜欢这些画啊。我只好忍下性子，又陪她转了转。角落里有两张风景，画的是空荡的草原，倒是比那些美女图略顺眼些。

终于瞅准了空子，女友上前对画家说，哎呀，你的人物画得都太好了，像真的似的。他听了便露出标准的礼节性的微笑，这种微笑是专门为这种场合设计的，又经历时间的打磨，所以轻松自如不费劲。我心不在焉，说：“我看还是那两张风景好一些。”然后急着要走，画家听了，问：“你也画吗？”我说不画不画，他反倒话多起来，说不对啊，看上去你是懂点画的。我又重复了自己对于此道的无知，他说你懂的。

我几乎烦他了，哪有这么自以为是又强加于人的，本想说他两句，还是强忍住了，这回轮到我的脸上挤出他的那种“标准的礼节性的微笑”，我想我的这种微笑一定更造作，难看死了，不过倒也明确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好了，好了，我要走了。心里这样想，脸上那样笑，于是也正眼看了他一眼。那一眼，我事后认为，我栽就栽在那一眼上：他的眼神有些不同，居然是诚恳的。

我去了陈杰的工作室，其实也就是他学校里一间废弃的道具室。脏乱不堪，废弃的画框、画架，残破的石膏像，人体雕塑等

杂物，比比皆是。那是下午，阳光很好，炙热地穿过玻璃窗，投射在那些残破的石膏像和人体雕塑的身上，使它们有了影子。

他坐在躺椅上，懒洋洋地把脚搁在画架上抽烟，面前摆的几盆植物早已枯死，跟他一样，死相一具。我说你的画和人是分裂的。你画的美女俗气，你人似乎还好，至少你知道自己的画俗气，可以旁观它。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的窘，让我觉得好玩，一个大男人的窘无疑是他最真实的时刻，我于是对他的好感多了一层。

他问喝咖啡吗，我说不喝，怕晚上睡不着。他说那就喝点柠檬水吧，我有很好的柠檬，我来榨汁给你喝。榨汁机是全新的，随着榨汁机的粗糙的隆隆杂声，清淡微酸的柠檬汁味就轻盈地飘了过来。我喝了一口，不错，于是脱口说，真好。

阳光从窗子照进来，沐浴着画室里那些石膏像和石膏头骨，也照在那些我不喜欢的画上，它们似乎有了活力，生动起来，好像有什么不明的生命体在微微地颤动。我盯着那些石膏头骨，这是从什么人的头骨上翻制下来的呢？那些人活着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待在这里，望着前方，供人揣摩，而且，这些人的妈妈如果知道自己的儿子的命运是这样的话，其心情就不堪设想了；还有晚上，天黑了，我想这些头骨是可怕的，我是不敢把这样的东西放在自己屋里的，哪怕隔壁的邻居屋里有这样的头骨，也不行。

陈杰这时拿出一些纸上作品给我看。嗯，这是些另类的东西，画日常，画想象，还画一些花卉静物，颜色和造型都很清淡怪异，泪珠晶莹面色阴柔的水仙花，女人嫩寒的玉腿自枯萎的花丛苏醒过来，夜空里逆光的树枝银亮成晕，夜行人的影子蔓延开来之后便向天际伸展而去，暗示着生命的消失。我分明感到了他画里的阴郁和真挚，我说这些画比画展上的好多了，他又那样窘

窘地笑了，好像自己的一个冤案被我及时平反。我说为什么不把这些画拿去展呢，他听了，轻声叹了一叹。

我怎么能忘记那个下午呢，他突然说我来画你吧，于是在画板上铺开纸，懒洋洋地看了我一眼，手执炭笔，窸窸窣窣地就画开了。他看我的眼神竟是那样直勾勾，我的心好像紧张起来。他一边画一边说，你的鼻子真好看，你的眼神好像掩饰着忧郁，你很骄傲吧。我说你在画我还是给我看相算命啊。

他画完后拿给我看。纸上的我很年轻，微微抬头，典雅而倔强的样子，神态酷似父亲当年在小公园里给我拍的一张照片，那时我不到十五岁吧。我凝视片刻，没说话，把画递还给了他。然后，他忽然亲了我。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来往。某些傍晚，我们坐在一起，看着窗外的雨色，芭蕉湿亮，远林灰蓝，时间宁静而缓慢，我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他。雨还在下，不知怎的，我伤感了，我知道这是好时候，也知道好时候总会过去的。

陈杰画得开心的时候，会喝点酒，可他酒量真不怎么样。他也会自找借口，说，没有好酒，是不会开怀的，否则就沦为酒徒了。饮酒时他的眼睛亮亮的，性情既显，全不像画那些俗气美女画的人；我就逗他，挖苦他，他说我就喜欢你的直率，可以和你说实话。有一次酒后（他照旧喝得不多），他轻掂着我的手，斟酌片刻，还是说了：“不要结婚，不要孩子，不要家庭。”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知道这样说很残酷，你们女人过不了这一关，但我这是实话。”

那天酒后他跳起舞来，他的舞呀，使我肚子笑痛了很久。哪有人这么跳舞的，毫无乐感不说，舞姿可怕不说，动作粗蠢不说，问题是他还自鸣得意，肆无忌惮，完全瞎跳，一边跳一边喘，一边喘还一边笑，后来还把我拉了过去，双双疯跳起来。我的舞感当

然好多了，无奈的是，气场却被他的“疯跳”完全左右，弄得我居然也进入了他的节奏和“乐感”里去，节奏寸断，像初学者一样。我曾为之自豪的资深舞龄因而烟消云散，他见此状更加得意嚣张。我们跳了很久，直到跳得彼此都累倒卧下。

五

西镇第七人民医院，简称七院，是西镇人人都知道的精神病院。西镇人骂人，就说：“你是七院出来的吧！”自母亲住进七院之后，听到这话，总觉得像是在说我，我即讪讪闪过，有一种秘密被窥视的不安。

小巴上那个肥售票员对每个上来的乘客都厉声嚷嚷：“你，你说你呢，聋啊，坐那边去！”“还有你，那不是有空位嘛，还杵着干吗？”这个肥售票员俨然是一位皇后，司机是皇帝，你的坐和站，坐在哪站在哪，似乎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司机喇叭乱摁，车乱停，只要高兴，随便放人上来。当那些出门的农民满头大汗地挑着担子赶着鸡鸭鹅猪拥上车来的时候，我即刻被夹在中间，闷热、腥臊的气味包围上来，弄得我昏昏欲睡，随之又无奈地变得更加敏感，对那些臭味悉数领受细细分辨，烦恼不堪。皇后仍在呵斥，我坐立不安了，直想变成那些活蹦乱跳的鸡鸭鹅猪，至少在此时，它们比我要自在得多。

走进七院的病房，多半会碰到那个年轻的、笑眯眯的主治医师，她一身白大褂，马尾辫，真有些白衣天使的味道。据说她在西镇有不少追慕者，而我每次看到她的笑，鸡皮疙瘩都会即时竖起。记得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询问母亲的病情，当她得知我是病人的家属时，立即不耐烦起来，语气尖厉粗暴，电话啪的一声就挂掉了。我当时愣住了，心想母亲住院是经她的手，至今不过

数月，怎么就变了脸呢。

那天，她问过母亲病情后，说要马上住院，必须住院，然后指挥着另外两个穿白大褂的女护士走到母亲跟前，一边一个，把母亲像犯人一样从车上拖了下来，架进了住院部的铁门。那两个女护士一脸横肉，怎么看都像两个悍妇，她俩把母亲往床上一摁，手脚一捆，母亲便呈大字状被绑在床上了。白衣天使在旁微笑说，把她的高跟鞋也脱了，于是母亲的高跟鞋迅速被扔到床底下。白衣天使表示满意，继续指指点点，很快，母亲的手表和戒指被卸下递了过来，我赶忙伸手接住，正欲存入包里，眨眼间，母亲红色羽绒服的拉链也给拉了开来，裤带也抽掉了，两个悍妇摸遍母亲全身，好像还在寻找什么东西，这场景使我不由得感到不是在医院，而是在看守所。现在，母亲已经像一尾剥了壳的大虾一样躺在床上，她扭动着，好像知道自己即将被扔进滚烫的冒着烟的煎锅里似的，不停挣扎，嘴里发出啊啊啊的声音。白衣天使呵斥道：“喊什么，喊什么，再喊就把你嘴给堵住。”母亲的嘴立刻合拢，消了音，身体却仍在扭动，表情开始痛苦。

外婆在旁老泪纵横，嘴在微微抖动着，不知是在可怜自己的女儿，还是在为自己的女儿遭到粗暴的对待而愤怒，可能两者都有。我则心绪混乱，束手无策，我们家的三个女人，老中青三代，此刻看上去都像蹩脚的哑剧演员，一起咿咿呀呀地，连句完整的句子也说不出。这时白衣天使对母亲说：“老实了吧，老实了就好，只要你不闹，待会儿就松绑。”

十分钟后母亲确实被松绑了。小病房里只剩下我们这一家老弱病残。母亲看医生护士都走了，骨碌一下从床上爬起，捶胸顿足地喊起来：“姆妈呀，你们心狠哪，又把我送到这种地方来呀，这传出去，我还怎么找人家呀，我还是要嫁人的呀，啊啊啊，呜呜呜。”接着又指着我说：“你呀，你呀你，你是不是我女儿呀，

你不是。我生孩子的时候，感觉到那些护士用钳子在我的子宫里呱嗒弄了两下，我生了两个，双胞胎。你不是我女儿，你是我女儿的分身，你去把我女儿找回来呀，呜呜呜，啊啊啊。”

看着母亲，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我成了语言白痴，支吾半天，挤出一句：“我给你出去买笼包子吧。”虽然母亲还在伤心，但没忘交代一句：“醋要多。”

我飞一样地冲出住院部的铁门，掠过白衣天使的办公室、两个垃圾堆和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一往直前，全神贯注。路人以为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不过是要去买一笼包子，但我估计自己的表情过于严肃，速度过快，结果无意中冲散了路边一对正在交合的野狗。它们愤怒异常，在我跑过去之后，狠狠地穷追一气，狂吠不止。

当我把包子递到母亲面前的时候，心情有些复杂，我不知道是在讨好她呢还是在打发她，或者别的什么。母亲三下五除二就吃光了包子，然后把筷子往吃过的打包盒上一插，挑起来向床边的垃圾桶一扔，蹬掉鞋子，仰卧在床，似乎接受了必须住院的这样一个现实，头无力地歪过来对我们说：“那么，你们什么时候来看我？”

六

西镇回来，我没跟陈杰说我母亲的疯，只是说她病了，但我跟他说了另一个疯子。

那天我正低头走路，忽然有人在背后和我打招呼。我回头看，是个老头，他眼睛却不看我，只闻得一身臭味，模样也有些可怕。可此人是谁呢，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当这人疯疯癫癫从我身边掠过时，我渐渐想了起来。原来是他，是“疯老五”。记忆

也怪，要么完全想不起来，要么一下子都想起来了。这个“都想起来了”的里面，还有“时间”，连人带时间一起拽了出来，十几年了，他老成了这样。那时他冬天也光个脚，常常口吐白沫，那是话多而生出的藻沫。他总在我们中学的门口游荡，一放学，就伺机跑上去摸女学生的胸。女生都怕他，讨厌他，躲着他，有时急了我们也捡路边的小石头打他。他被打着了也不生气，也不闹事，好像期待我们扔过来的石子似的，眼光闪闪地迎接和目送石子们飞来、击中、落地，又转过头来渴望着空中飞来的第二批石子，然后又笑嘻嘻乐滋滋地继续跟在我们身后。

有个雨天，他忽然在学校门口讲演起来，口角泛着白沫，已经讲了一会儿了。我只注意到他的发型极其难看，旁边的人说是“列宁头”，我一时忘了列宁是谁了，问了旁边的一位大伯，换来的是一脸的鄙视。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串字：“连列宁都不知道，你还知道什么！唉，现在的中学生啊！”我没搭理他，继续欣赏疯老五的发型，心想如果是疯老五顶着这样的发型给我们讲述历史课的话，我可能会记住列宁是谁的。他的发型就是大半秃头，如果可以俯瞰的话，那发型会像个“月牙湾”，只是毛发剪得杂乱，狗啃似的，雨水一淋，反倒顺溜了。他讲的什么也听不明白，像是在和谁激烈辩论，马克思，列宁，国家与革命，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黑格尔怎么说，费尔巴哈怎么说，列宁怎么说，毛主席怎么说；而且还说出一串别的书名，我全忘了，也听不太懂，周围的人时而哄闹，时而取笑，但多半的时间是在呆呆地听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但是你们天天吃的是大鱼大肉，所以你们都是坏蛋，是革命的对象，什么？你没吃大鱼大肉，那你吃什么？吃鱼干？鱼干也是大鱼大肉，你才吃屎，你是反动派。列宁说，我们要像冬天那样对敌人冷酷无情，要横扫你们，要全无敌，你知道什么！你读过《国家与革命》吗？！你是